

由學生提供心理扶助 法國大學生共度疫情難關

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

法國大學生須靠打工賺取學費和生活費者，不在少數。但由於疫情嚴重，法國政府於3月起決定封城，許多行業被迫關門，百業蕭條，大學生們頓失生計。除此之外，2020年9月入學的新生們，也因防疫措施造成的各項變動而不知所措，亟需協助。有鑑於此，法國總理卡斯泰（Jean Castex）於11月底宣布，政府將投入5千6百萬歐元預算，預計在2021年為大學生創造2萬個工作機會，負責處理文書工作、課業輔導、維護線上設備、心理諮詢等。

受疫情與封城影響 大學新生身心俱疲

卡斯泰總理的計畫，主要是由國家提供每個月400歐元的薪資，讓受疫情影響而無法打工的大學生們，可在4個月期間內獲得暫時收入。各地的大學生活服務中心（CROUS）也於2020年11月至隔年1月期間，招募1千6百名打工學生，在各地的大學城（cités universitaires）為17萬4千名學生服務。《世界報》分析，此政策其實延續了2018年《學生指導和成功法案》（Loi d'orientation et de réussite des étudiants，ORE）的方針，將原本3萬人的學生打工機會，擴大到5萬人，讓高年級學生在打工的同時，又輔導低年級學弟妹的各類問題，一舉兩得。

《世界報》就此措施，訪問了索邦大學（Sorbonne Université）地理系大三學生皮耶（26歲）。皮耶在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服務，該中心負責接待孤立無援的大學生，並免費發送營養均衡的早餐給有需要的學生。他表示，自己只是學生，不是心理諮詢師，但自己和其他學生聊聊一些難以啟齒的問題，如學業困難、經濟拮据，他覺得這種幫助他人的工作十分有意義。此外，他也組織工作坊，並透過瑜伽等方式，讓來訪學生放鬆心情，進一步融入大學生活。

除了政府的方案外，雷恩第一大學（Université de Rennes 1）也有自己的因應計畫。在該校就讀經濟系三年級的杜佳蓓（Inès Daougabel）說，自己在9月起便加入了學校的互助活動，負責回答問題、確認上課學習情況、準備期中考，幫助不少新生走出疫情陰霾。她發現，由於大學關閉，不少新生彼此之間不認識，自己便成為新生

和學校間唯一的橋樑；許多老師也信任她，讓她轉交作業給其他學生，並傳授她相關教學方法。

副校長克拉貝（Marine Clabé）表示，在今年4月時，該校便預料到9月新入學的3千8百名學弟妹將面臨各種困難，因此在7月時，便招募300名學長姐為他們服務，沒想到最後居然招到了兩倍人數。每位學長姐負責輔導12名大一的學弟妹，透過遠距或實地遊戲、挑戰、參訪等，協助他們了解大學生活；年底時，學長姐們會齊聚一堂，討論有效的輔導方式，並檢討可改進的方法。學長姐的薪資為每月462歐元，每月工作45小時，換算下來時薪約為10.27歐元。與卡斯泰總理的方案不同的是，這些薪資的經費來源於「學生校園生活服務費」（CVEC），該費用由學生在註冊時繳交，每年約為92歐元。

提供學業與心理扶助 學長姐任重道遠

法國大學校長聯席會議（CPU）副主席、南特大學（Université de Nantes）前校長拉布（Olivier Laboux）表示，聯席會議一直強調學生在校內打工的重要性，畢竟這總比讓學生去送披薩更有意義。他認為，在校內打工不失為學習的一種形式，可有效提高學生的人際關係處理能力。杜佳蓓也認為，自己在與12名學弟妹相處的過程中，加強了團隊管理與衝突管理的能力。

但《世界報》也提醒，除了使學長姐幫助學弟妹外，大學也應盡快聘用專業心理諮商師。在美國大學，每1千5百名學生便有一名諮商師，在加拿大則每3千名學生便有一名，反觀法國大學每3萬名學生才有一名諮商師。在學生數達7萬5千人的索邦大學，醫務室主任雷尼耶（Christian Régnier）表示，經政府單位補助後，駐校諮商師人數可由4人增加到6人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駐法教育組

資料來源：世界報 Le Monde